

2024年11月12日
星期二
责任编辑:郭亮
美术编辑:左骏
校对:谭智方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yzhy83@163.com

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、株洲日报合办

亦真亦幻冠纓溪

周国强

恍不择路,鬼使神差地撞进了这偏僻的荒山野岭。眼前的路途坑坑洼洼,崎岖难行,远处则是山峦连绵,阴森恐怖。着人向山民打听,得知这里地属湖南山区,名叫大龙村,距离都城有千之遥。惊魂未定的唐中宗,不由触动心思:我为真龙天子,此地为大龙,大龙养真龙,大吉大利之祥兆也,今后一定会重登金銮,贵为天子。于是兴致高昂,整装前行,沿溪打马而上。深涧的清泉,或轻淌慢流,或急冲直下,也在落差较大的地方回旋逗留,形成动人心魄的峻峭险滩。李显一路信马由缰,观花赏水,心旷神怡,留下许多颇有诗意的名胜:溪口龙潭、天马留迹、花溪清流,双槽石、水鸭潭、曲径通幽、无级台阶、裂石树、清流濯石、神仙渡……

直到底头,但见一条飞瀑倾泻而下,溅起水花飞溅,上空紫雾笼罩,阳光斑斓,五彩缤纷,凉意蚀骨。瀑下潭水清冽见底,点点游鱼,往来倏忽,其融融欢乐之状,不可言表。便令随从稍作歇息,他自己也脱鞋解带,在泉水里洗濯衣帽鞋袜,洗去滚滚风尘与晦气。因此人们称此潭为冠纓潭,瀑布为冠纓瀑,小溪为冠纓溪。清洗完毕的李显率人继续攀崖上山,翻越山顶,来到一个叫白竺的小山村,安顿隐居。十五年后,大周武帝天病重,李显果然被朝廷迎回长安,再次践祚登基,位尊九五,权倾天下。于是他将年号命名为神龙、景龙,以纪念这段难忘的经历。如今在大龙与白竺交界的地方,人们仍能见到天子庙、皇帽岭、泥鳅湖、兔仙石、马蹄印等这位唐中宗皇帝隐居时的遗迹;见到那些据说被李显皇帝亲手抚摸过的蔓草青苔,留下无穷

的想象。也许是宗教的虔诚,抑或是对于帝王的伟饰,此山被后人命名为观音山,说山形如观音坐莲,飞瀑则如观音净瓶的仙女洒落。那深潭、瀑布、小溪自然都以观音为名,从此,以讹传讹,冠纓溪之名反而完全淡出了人们的记忆。如今的冠纓溪,云雾霏霏,雾气氤氲,虽然路随溪转,并不陡峭,但因为溪流两岸多为光滑岩石,无处落脚,只能借助木桥石墩或简易的栈道跨越,每到深潭,撑起竹筏,轻轻荡过,水在山间流,人在水上行,湿润的水汽伴随花草的馨香轻轻巧巧地进入肺腑,沁人心脾,那感觉十分舒暢。

事实上,冠纓溪只是大龙山水的小部分,这个湘赣两省交汇的小山村,珍藏着许多清幽静谧的胜景,有优美神奇的传说,有令人肃然起敬的红色记忆,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可圈可点。翻过最北端的大钟山,登上高山之巅,到达海拔一千多米而面积近百亩的平坦的小山坳,山坳上杂草丛生,堪称云中草原,曾经是红军游击队驻荒草屋就是当年红军战士的营房,进村口的官村红军桥,构成令人难忘的革命历史遗迹。

冠纓溪是真实的,大钟山、兔子坪、龙回头、红军洞也是真实的,它们是藏匿大山之中的美丽;却又给人不真实的感觉,是米帝山水写意,是与世隔绝的仙境。徜徉在此,我愿将这幅美景,和“城市肺都”的清新空气一起永匿心底,任谁也夺地不走。

杉市仙今昔

谭忠诚

旺盛,鼎盛时期仙里道士有十多位,直到20世纪90年代,还有道士在道观活动。最近一次修缮的时候还请了香火,热闹了好几天。由于地处偏僻,道路崎岖,这里香客和游人罕至;现在杉木仙逐渐冷落,昔日风光不再。因年代久远,屋顶腐朽得只剩下几根椽子,门框都摇摇欲坠,青苔和墙上长满各种蕨类植物,青苔厚实而浓密。

值得庆幸的是,声音能传到周围几十里远的大铁钟尚在。铁钟为观音会所铸,是众信士众筹法器,表面刻有“何道义、陈兰洁、李广德、蓝田禄、黎德清、路廷芳”众多信士名字。破“四旧”时,有人将大铁钟取下来当生产队上工的信号钟使用。后来一度还被盗贼盗走,幸好被及时追回,才得以保存下来。

杉木仙的山坡上覆盖着葱茏茂密的原始森林,周边山岭都是悬崖绝壁、高耸入云,风景着实迷人。传说有一年冬天,三位梓匠(木工师傅)进山帮主人备料,寻找合适的树木,不幸在山中迷路了,转悠半天也找不到下山的路径。三人又冷又饿,只好



株洲风物

炎陵县水口镇下村乡、策源乡三个乡镇交汇之处,有一座海拔1507.4米的山峰耸立其间。半山腰处,有一天然石崖,其下旧有庙宇一座,安放有“本境杉木灵□□(字迹不清)有感真仙位”石匾一方,刻有“杉木仙”字样。左近皆称杉木仙,清同治版《酃县志》载:“杉木仙,县南七十里七都。孟氏建,年失考。唐生孟宗品等捐田七亩,永供香火。”

在炎陵,凡山中有仙庙的山均以仙位命名,故杉木仙亦指这座山峰。曾几何时,杉木仙还属名山之列呢。仙观内残存的石刻中“杉木岭乃衡属七十二峰也。半角山续起于前,大横溪旋远于后,此神仙胜景也”“炎陵多山也,其常平乡东南之隅林壑空美,望之蔚然而深秀者杉木仙也”等字样清晰可见。

从残存的碑文可知,杉木仙曾经有过多次修缮。按碑文提供的信息,其最早的年份是在嘉靖十五年(1536年),且累经济康熙五十年(1711年)、康熙六十一年(1722年)、光绪八年(1882年)多次重修。

据传,当时杉木仙的香火十分



昭陵老街一角

祖,便可有“误入污泥中”之解释。

这是政治上的理解。

六

而我更愿意从情怀上理解。

中国男人,大多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情,这几

乎作为基因密码融入了血脉。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”,孟子之语,诠释了儒家人生坐标两极,是怎样达成价值一极的,这价值一极就是大丈夫。杜甫苏状用诗歌,演绎了困顿不堪时大丈夫的定义;两个姓马的男人,则展示了儒家人生另一极风采。

从这一角度而言,不管马援是不是马殷的先祖,都不重要了。我相信,在遍地刨花的屋舍下,在汗流遍身的艰辛中,在诡异凶险的江湖里,马援马革裹身的典故,像一碗陈年老酒,一次又一次浇灌在那个熊强火灼,烧得他全身滚烫。

要不,陈胜那小子,怎会喊出“宁有干乎”之妙语?尽管粗鲁,却来得痛快淋漓。

当这个木匠梦幻般登上人生巅峰,他一定会感谢这碗陈年老酒。回望九百年历史长空,他感到他的心和那个同性男人的心,是多么贴近啊!不,简直是用同一频率悸动,“嘭!嘭!嘭!”

这个时候,他切切实实地,需要一种仪式,来表达对精神偶像的顶礼膜拜。

至于地点,当然要精心选择。昭陵滩,就这样走上了膜拜的殿堂?可能。

首先,这里要有足够的传说,才立得住脚。这个险滩,相传是马援操练水军的地方,不远处的伏波庙则是屯兵屯粮的地方。更有传说,马援后来南征五溪蛮时,在常德染疫,返回时,他执意撑撑病体,要故地重游,但下船不慎跌入江中。是真是假?不重要,有传说就行。如果猜测不错的话,这里应该是偶像南征的一个重要兵站。建武十七年,交趾征侧自立为王,光武帝下令南方各郡,急造舟车、修筑道路、储备军粮。而这里,是水路南下衡阳、广州必经之地,北来商贾旅途劳顿,必定寻佳的驿站。这样一个交通要地,作为兵站是合适的。

其次,这里要有足够的热闹,才方便口碑相传,让膜拜仪式有超流量传播。汉晋时期,此处便人潮涌动。今天在此发现的牛尾城墓群,便为汉晋时期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,其保护范围达一万多平方米。更有民谣云:“若知昭陵城,胜似长沙郡,要知街多长,三千六百铺,还除蒸糕、煮豆、打豆腐。”据当地老人说,原昭陵街房沿湘江东岸呈弧形,南起洲洲站,北抵乌鸪山,足有四公里之遥。在清末,这里直接叫“昭陵市”,其繁华可见一斑。

还有,这里要有足够的风景,才方便仪式具备应有的画面感。这点不难,这里向来是文人墨客们的打卡点。今日航电枢纽,令峡谷出平湖,虽抹去昔日万种风情,却反转出另一番旖旎风光,成为当政者发力文旅、振兴乡村的抓手。

想想吧,三者俱备,简直就是道必选題。

于是乎,在某个黄道吉日,望远处,风轻云淡,看近处,雷浪滔天,青山如黛,祭台高耸。一众人马,浩浩荡荡,一时旌旗四摇,钟鼓笙磬之声相闻。一名礼官庄严宣读朝廷诏令后,另一半老男人走上前来,亲自开祭:“巍巍青山,汤汤湘江……惟我先祖……伏惟尚饗!”

三杯清酒,满脸浊泪。那泪,是冷?还是热?是热!

我挥手,拭去额头上突袭而来的秋雨。

尚带酷暑余味。

自然,这只是想象的另一种。



▲航拍昭陵古街

昭陵,一个男人的膜拜

易军

株洲文脉

偌大一片水域,猛地跌入眼帘,宁静如斯,浩然如斯,超然又秀然如斯。似一块巨大温玉,横亘于翠山田野间,与苍穹交映。这等爱理不理高攀不起模样,让人想起当年雍正朱批:“朕就是这样汉子,就是这样秉性。”

谁能想到,它曾经凶猛,曾经诡秘,曾经让人心惊肉跳?

有史为证。清初顾祖禹撰《读史方舆纪要》,曰此处“怪石屹立,水势汹涌,舟行而悍其险”;乾隆《长沙府志》卷五云:“滩石险阻,行舟覆溺者甚众。”

《读史方舆纪要》被誉为“千古绝作”“海内奇书”。其内容丰富、考订精详,大大超越明代成书的《寰宇通志》《大明一统志》。若与清代历史地理巨著、官修的《大清一统志》相比,也算各有千秋,旗鼓相当。伟人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,便酷爱此书。坊间传说,当年决定红军命运之泸定桥,缘因伟人忆及该书有此一录。

为撰《读史方舆纪要》,顾祖禹精血耗尽。其总序曰:“……穷年累月,寝食不宁。至于舟车所至,亦必搜城郭,按山川,稽里道,问津关,以及商旅之子,征伐之夫,抑或从容谈论,考核异同。予于是书,可谓勤之勤,思之笃矣!”

不觉想想,在某个这样的初秋风雨之日,作为江苏无锡人的顾祖禹,是否也洗却一身暑热,到此与人“从容谈论”“考核异同”?是戴冠博带,还是竹枝芒鞋?没有记载。

二

有记载的,是若干诗人和他们的诗作。

譬如杜甫,譬如乐雷发,等等。杜甫至此,写下《解忧》,其诗曰:“减米散同舟,路难思共济。向来云涛盘,众力亦不细。呀坑瞥眼过,飞檐下无蒂。得失瞬息间,致远宜恐泥。百虑视安危,分明冀贤济。兹理庶可广,拳拳期勿替。”

杜甫一生,漂泊不定,却在湖南度过最后岁月,其时为768-770年。他当时意欲投靠旧友韦之晋,韦之晋时任兼衡州刺史、湖南观察使,加御史大夫。杜甫从重庆顺江而下,经岳阳沿湘江上溯。人生投靠之念,多半乃穷途末路之举,杜甫亦不例外。他曾在湘江边寄居,身患“风疾”,卧病在船。在如此困顿之境,竟在湘留下150多首诗作,其中不乏《登岳阳楼》《江南逢李龟年》《岁晏行》等经典。杜甫一生诗歌也就1400余首,在湘短短两年,可说是他一生中又一困顿之时,却也是他诗歌生涯又一高峰期。抑或,冥冥之中,他要借湘江秀秀,用诗歌向顾祖禹人生告别?

扯远了,这是题外话。我想说的是另外两个与此有缘的男人。

三

一个姓马,另一个也姓马。

第一个姓马的男人叫马援。这个名字不陌生,他用一生贡献出两个成语:“穷当益坚”“老当益壮”。一千多年后,护国将军蔡锷去世,中山先生亲撰挽联曰:“平生慷慨班都护,万里间关马伏波。”班都护即出使西域的班超,马伏波即马援也,他曾获伏波大将军封号。

马援一生战功甚多,而其最大贡献是平定交趾叛军。交趾即今越南北部,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(公元40年),交趾郡女子征侧、征贰姊妹因不满苛政,率众起事,短短数月即攻克岭南大部,一时朝野震动。十七年,马援奉光武帝命南征。中山先生所言及的“万里间关”,应该指的就是此事。

征侧、征贰这两个强悍女子永远不会有意外,她们的愤怒,会让历史的蔓

藤蔓延至此,催生出一朵小花,虽不惊艳,却让人感叹历史的摇曳多姿、百媚丛生。

大约九百年后,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,另一个姓马的男人,叫马殷,晨起突然放声大哭,属下惊诧不已,马殷哽咽着喉咙说,他梦见先祖马援,告诉他其尸骨尚在湘江一处险滩的冰冷河水下。

当然,这只是想象一种。

四

但马殷将此处命名为昭陵滩,则是事实。“昭陵滩”以前叫什么?无可考。

至于“昭陵”之名,乃前文提及的南宋诗人乐雷发到此,为纪念马援题诗《昭陵渡马伏波庙》之误笔,以讹传讹至今。湖南宁远乐氏一族,为远近闻名书香门第,乐雷发亦受南宋理宗皇帝廷试,赐为特科状元,授翰林馆职,这等误笔实在不该。顺便说一句,窃以为,这一误笔,远不及马殷命名来得灵动,来得无气酣畅。

应该是在这个命名之前,马殷还干了几件事,就是郑重其事地奏请朝廷,要追封其先祖马援为昭陵英烈王,而上头竟慷慨地恩准了。得到恩准后,马殷开展了一场规模级的纪念马援的活动,不仅命名此处为昭陵滩,还在相传马援驻过部队的渌口、昭陵(昭灵)滩、武陵(今常德)、保靖四处,设立“伏波祠”。

仔细想想,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马殷到底是不是马援的后代呢?按照中国“五百年前是一家”的戏谑说法,说得过去。但史料记载模棱两可,没有明确表述。有学者认为,他应该是跟马援一族离得比较近的一个分支。

马殷出身卑微,世代以木匠为业。在32岁的某日,丢下斧头刨子,投入秦宗权军中,秦宗权军是当时有名的土匪部队,在历史上有过以屠尸做部队干粮的暴行。在这样一支部队,马殷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,其内心是否遭到巨大煎熬,不得而知。但这个木匠运气不错,一路官运亨通,乾宁三年(896年)到长沙,随后被唐昭宗委任为潭州刺史、判湖南军府事。次年,唐昭宗封他为武安军节度使。他削平湖南割据势力,实现了湖南的统一。后梁开平元年(907年),朱温册封马殷为楚王;后唐天成二年(927年)正式建立楚国。

由一个木匠逆袭成地方诸侯,马殷的故事,实在是一个五星级励志故事。

五

但一个人的成功,并不意味着圆满,特别是对一个出身卑微的人来说。虽说五代十国时期,门阀已被扫荡一空,但若能与名门豪族扯上一点什么,作为成功者,大概率不会拒绝。譬如刘备,编草鞋出身,动不动把中山靖王刘胜之子挂在嘴边。南唐王李升原本叫徐知诰,和李姓八竿子打不着,但硬要“恢复”李姓,自称是唐宪宗之子建王李恪的四世孙。历史上不避讳出身的,明太祖朱元璋算一个,重八天性率真,诏书中多次自称农夫:“朕本农夫,深知民间疾苦。朕本农夫,深知稼穡艰难。”

若单从这一层,去理解马殷那规模级政治活动,显然过于肤浅。作为一个地方诸侯,马殷此举,应该还有政治上的考量:一是向上输诚。马援在历史上是个牢靠的忠臣形象,有这样一个先祖加身,暗示自己绝无逆心。后来历史也证明了这点。二是向下宣示治理方针。马援除了打仗,所到之处,协助百姓疏浚渠道、治理城廓,当年南征交趾,还把先进的农耕技术教授给当地,大大促进了岭南经济发展。而马殷在安定四方后,通商惠工,“民间机杼大盛”,且铸钱铁钱,“四方商贾辐凑”于长沙。

除以上两点,估计还有点白意味。起步于秦宗权部队,毕竟是人生污点,谁知道他有没有吃过那种“干粮”呢?甚或亲手腌制过那种“干粮”呢?有了光鲜先